

顾浩词评论集

王同书 陈广德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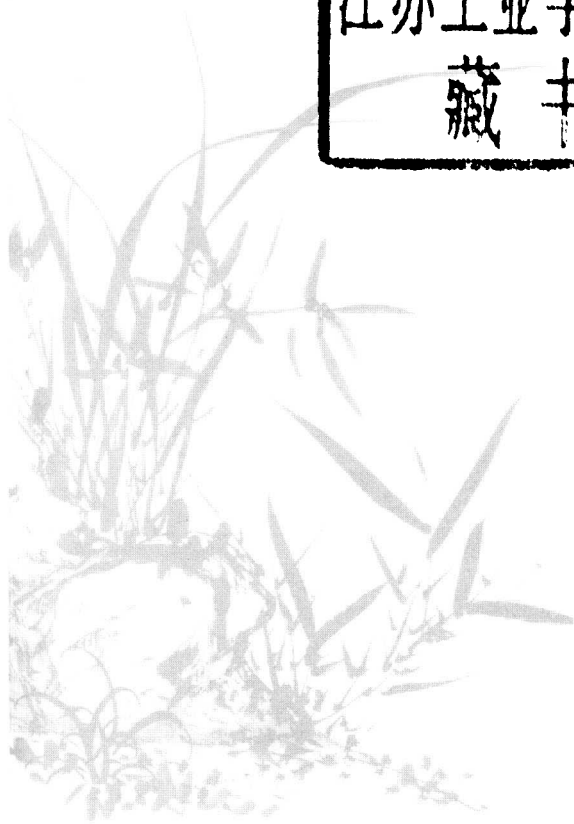


顾浩词评集

王同书 陈广德 主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浩词评论集/王同书 陈广德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214 - 04496 - X

I. 顾... II. 王... III. 顾浩—词(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7.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215 号

- 书 名 顾浩词评论集
主 编 王同书 陈广德
责任编辑 李 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页 3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214 - 04496 - X/I · 163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顾浩同志和王同书（左）、陈广德同志（右）在南京虹桥饭店

编者前言

诗人情怀美，佳作知音多。顾浩同志的词作面世以来，激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多家报刊相继发表了评介文章，赞赏其爱国亲民的诗情、风雅别致的诗境和振兴诗苑的诗心。十几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对顾词的评介文章多达四十余篇，蔚成引人入胜、芳泽绵远的景观。将其汇编成集既可留时代光影，又可便读者检索。一一研读这些评介文章，不仅有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顾浩同志的词作，而且对于促进、繁荣诗歌创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编集的评介文章涉及到顾浩同志先后出版的《金陵春草》、《江海涛声》、《盛世风情》、《神州凯歌》和《浩斋琴韵》五本词集，以及新作几十首（有的尚未公开发表）。这次汇编评介文章时，原则上按原著先后顺序排列，有几篇综合评论，排在后面。这样，便于读者研读。这些评论，或见诸大报大刊，或载于小报小刊；或出自于名家，或出自于新手，同园并茂，共领风骚。

编这个评论集时，令我们始终感到不安的是，尽管着意搜集，但由于时间跨度较长，亦由于眼览有限，实在遗珠难免，特致歉意！

王同书 陈广德

2006年5月

钱仲联题诗

绝句二首

词坛唐宋曼殊后，
境界千年迹已陈。
准则韶山高唱在，
金陵新草又随春。

落手新篇快读余，
惊才绝唱辟千夫。
碧云天末怀人处，
梦绕秦淮与北湖。

读顾浩同志《金陵春草》词集，奉题小诗，即请两正。一九五五年二月，钱仲联，时年八十八。



詞壇唐宋曼殊後境界千年迹已陳

準則韶山高唱在金陵新草又隨春

落手新篇快讀餘驚才絕唱辟千夫

碧雲天末懷人處夢繞秦淮與北湖

讀

顧浩同志金陵春草詞集奉題小詩即請

西正

一九九五年二月錢仲聰時年八八



钱仲联和词

《千秋岁》词一首

野王风概，
吴会同三载。
诗涌潮，
文如海。
九皋惊鹤唳，
一水萦衣带。
论事业，
名高龙虎雄城外。

赋我珠千琲，
使我心澎湃。
筮东老，
甘摧败。
永言师友契，
不与星霜改。
瞻天末，
金陵春好年年在。

千秋岁。余九十诞辰，顾浩同志填此阙相贺。敬步原韵
报谢，即请两正。岁在丁丑，钱仲联于吴趋。

野王風概 吳會同三載詩湧潮文如海九臯驚
鶴唳一水紫衣帶論事業名高龍虎雄城外 既
我珠千琲使我心澎湃龍東老甘摧敗永言師友契
不與星霜改瞻天末金陵春好年年在

千秋歲 余九十誕辰

顧浩同志填此闋相賀敬步原韻報謝即請

西正

歲在丁丑錢仲聯於吳趨



吴奔星题诗

夜读顾浩《金陵春草》

夜觉涛声过大桥，
高山流水化风骚。
讴歌时代主旋律，
岁月峥嵘世纪交。

金陵春草年年绿，
华夏诗词代代新。
思想感情随世变，
弘扬传统古为今！

金陵十代帝王家，
藏垢纳污脏乱差。
一自人民来作主，
辉煌业绩马班夸！

我本三湘一布衣，
江南草长喜莺啼。
华章诱发青春梦，
仰止高空月未西！

（原载 1995 年 7 月 15 日《新华日报》）

倾吐不尽的诗情

——访江苏省委副书记、诗人顾浩

田永昌 朱金晨

诗坛：走来一位当省委副书记的诗人

好雨知时节，春天自然是多雨的时节，凌晨，出了家门还是风中飘来零星雨滴，而当列车缓缓驶出上海站的月台后，密密匝匝的雨帘就千丝万缕地垂挂在漫长的沪宁线上。俗话说，冒雨游山也莫嫌，何况我们此行北上南京，是专程去采访一位心仪已久的诗人。采访他，是因为在当今的中国诗人队伍中，他不仅是中国作协会员，而且担任省委副书记要职，在公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一直钟情和坚持诗歌创作，近年来连续出版《金陵春草》、《江海涛声》、《盛世风情》等诗集，且颇受评论界和读者好评。这样的诗人不仅令人欣赏和悦服，而且在全国也可说不多。88岁高龄的著名诗评家吴奔星欣喜地在《文艺报》发表了长篇评论：顾浩同志写出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开拓性、爱国主义精神，把思想性与艺术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令人看到词的境界绚丽多彩、韵味悠然，很有美感。另外一位诗坛资深老人丁芒亦在《文艺报》上赞赏这位诗人“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敢为天下先”，“尤使我感兴奋的是他在传

统诗词的改革方面所表现的切中肯綮的见解、坚毅固执的勇略以及卓有成效的实践。”采访他，也由于他为繁荣和促进江苏乃至全国的诗歌创作作出了极大贡献。远的不说，去年金秋，由中国作协组织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就是得到了他的支持在张家港市召开的。他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他的关于诗歌要反映时代、反映生活、讴歌盛世的发言受到来自全国各地诗人的赞同。

在这春深似海的季节里，我们走进古城南京一个花木掩映的招待所里，在江苏著名诗人黄东成的陪同下，利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采访了他，尤其是接过他赠送给我们的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他的三本诗集时，更是感到他能取得今天的创作成就的不易。就说我们这次采访他吧，前前后后已约了一个多月时间，总是因他的日程表上工作排得满满的，采访时间无奈何一改再改，最终还是只能利用他在参加一个会议中间的一段十分有限的休息时间，才得以完成我们的采访使命。时间，对于他来说真是太宝贵了，用他的话来说，他的不少诗作是在上下班小汽车接送的途中进行构思的，还有的是在夜深人静之时酝酿完成的，有时睡梦中突然想起一个好的意境，或者生发出一句好的诗句，就赶忙拧亮床前灯，掏出笔随手记在笔记本上……即使出国访问考察，深入基层调研，漫长的旅途都是顾浩用来写诗的最好的黄金时间，尤其是坐在飞机上，蓝天白云，万米高空，没有人来打搅，这时若写出一句好诗、炼出一个好字、得到一个好的意境，在他看来，那真是人生中最大的享受了。

还是那句话，很难想象像他这样一位整日价忙于公务的官员，竟然能充分利用一切空间与时间，寻找诗的那种鲜活而美好的感觉。然而又不难想象，因为早从他未及弱冠、方受启蒙始，已早早与诗歌结下了永远的不解之缘。

诗歌：永远剪不断的“情结”

窗外的雨，依旧是紧一阵、慢一阵，尽兴地下着，透过薄薄的白色窗帘，依稀可见庭院中的红花与绿树，叫这多情的雨水一洗，显得红的更红、绿的更绿了。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顾浩那朴实、亲切、温和、处处可感的人格魅力，以及诙谐、机智而又充满激情的言语，犹如屋外的春雨一般深深地吸引和滋润了我们的心扉……

在采访中，他不时地深深陷入对过往的回忆。

原来，他从小就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读小学时，已可信口诵出“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古诗中的名句。不过那个阶段不懂诗，只是受了一位喜爱文学的老师的影响，才学写些短文，并为那位老师所赏识，经常作为范文在班级里读给同学们听。又由于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村里逢年过节，不少人家都恭请这位才气横溢的小秀才撰写对联。而他才不满足抄写前人沿袭来的老的联句呢，常是自己绞尽脑汁创作一些新的春联，反正不就是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吗，即使有时上下句对得不那么工整，只要写出新意即可。

到了上初中那年，他的文学兴趣就更浓了。从他的家乡石港到南通城里，足有六十里的路程，没有钱去乘车，每次上学路上得走五六个小时，但他一点儿也不感到疲倦与孤独，因为他总是在一面赶路，一面背诗，山高水长，自得其乐也。寒来暑往，春花秋月，不知背诵了多少首唐诗、宋词，直至今天，58岁的他还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卖炭翁》、《长恨歌》、《琵琶行》等中国古诗经典之作。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也就从那时起，他试着写诗，不是讲究平仄格律的古诗词，而是无拘无束的新格律自由诗。

初中毕业后，顾浩由于成绩优秀超凡，经校方推荐、保送上了大学，一个初中生直接进入高等学府，犹如鲤鱼跳龙门，一时引为方圆百里的美谈。在苏州大学学习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作。当时，校刊上常有他的新作，即使在中文系下乡劳动锻炼时所办的一个文学刊物《熔炉》上，顾浩的诗作也是量多质优，师生们赞赏不已。当他的散文《茧》得以在报上发表，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用铅字排印出来时，他激动得几乎讲不出话来。厚积薄发，一旦顾浩告别学府，走上工作岗位，有了生活的源泉，他的诗歌创作也就呈现出勃勃生机、一发不可收了。20岁那年，《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二首篇幅不大的散文诗。可别小视这一块“豆腐干”，顾浩就此坚定了自己当个诗人的信念。

只是后来他并没有如愿走上从文的道路。

然而无论是在南通地委宣传部任副部长，还是调到省团委任副书记，或是担任南京市市委书记，乃至今日的岗位，尽管岗位不断变换，工作一次比一次重要、繁重，但顾浩写诗的愿望还是十分强烈，还是怎么也割舍不了。曾经有人不解地问他：天天见你这样忙，打哪里来的这么多创作的激情？

顾浩微笑着坦然相告他的写诗动机：

一是讴歌盛世。现在是中国建设与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可相比的。诗人应该为此放声歌唱。

二是记录历程。在诗集《金陵春草》中，顾浩将在1991年至1995年在南京主持工作的5年之间南京发生的所有大事，都以诗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记录下来。同样，他的另二本诗集《江海涛声》和《盛世风情》，也可以说是近几年的江苏省的纪事年表。

三是鼓舞群众。诗是写给群众看的，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力量。顾浩的书出版后，曾收到几百封读者热情洋溢的来信。顾浩的不少熟人、同僚每每遇到烦恼，总爱读他的诗

作。他们对顾浩说：读了你的那些充满力量与信念的诗，再多的烦恼也都在一时间化为云烟了。

四是答谢诗友。顾浩平时为人朴实、待人亲切，在文艺圈内结交了不少诗朋文友。他们总是鼓励顾浩不要放下手中的笔，以文会友、盛情难却嘛！

五是指导工作。他是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领导，通过自己亲身的创作实践，可以更多地理解文艺家们的创作甘苦，从中了解文艺界的情况，更好地领导省内的文艺工作。

最后一个因素，顾浩深情地告诉我们，他是想了却生平的宿愿，从初中时代起，他不就想当个诗人吗！几十年来任凭潮涨潮落，这个愿望没有随风飘去，始终铭刻在心头。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在诗歌创作上开拓自己的求索道路，创造了以感情突破格律的“新古体词”。可见，顾浩的诗作在诗坛上能够觅得那么多的知音决不是偶然的，这与他的创作坚守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与美学品位是密切相关的。

盛世：诗歌应该得到发展

今天的雨看来不会停歇了，就像此刻我们的采访进入了高潮，在窗外似乎下得更欢了，阵阵雨点叩打在窗户上，发出了带有旋律的节奏。

谈到当前诗歌的不十分景气，顾浩十分精辟地指出，那是我们的诗歌创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诗歌创作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不要写自己弄不懂的诗，不要写读者读不懂的诗，也不要写编辑搞不懂的诗。诗，只有与人民共鸣才有生命力，只有是时代的回声才有震撼力。

现实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我们的诗歌反映的内容又怎能不丰富多彩。从顾浩的诗作中，我们至少可以悟出这样一条道理：那就是诗人只有置身于炽热的中国土地上，置身于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对火红的时代、火红的生活，去倾情地开放自己，才会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诗作。

倘若他不是亲临抗洪前线——南京市江浦县的晓桥，面对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十天十夜与四方军民一起用身心筑成了抗洪大堤，确保了津浦铁路的通行……又怎会写出“有谁捉水怪？英雄在人间！”这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壮志豪情。

倘若他不是多年来虽是身居高官，却时时保持公仆情怀，又怎会在“遍地秋光”之时，有着这样深沉的“新诗若耐用百回读，灯下梦里千次改！”“我生怎生写人生？”的偶感。

倘若他不是关心江苏的文学创作，终于促成江苏解放以来第一本诗刊的问世，那么又怎会吟出“六千万岁东流急，腾云涌雪……”祝扬子江诗刊问世的诗作。

读着“急雨敲窗，润旧情、心花竞发”的诗人真情，读着“越小径，登高冈，千里望，情绕柔肠”的对友赤心，你怎能不会想起江苏一位诗人说过的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位诗人告诉我们，顾浩至今仍深深记得，他在乡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位经常写文章的语文老师对他特别喜欢和赏识。每次上作文课，都将他的作文在课堂上示范朗读。老师还经常用紫笔在他的作文里勾点画圈，文末专门写下赞扬性鼓励性的评语，这对他后来的影响极大。尤其老师还将他的作文介绍给省级刊物去发表，更激发了他对写文章的兴趣，由此渐渐奠定了他后来读中文专业的志向。今天能写诗，能出版诗集，他不能不感激当年老师的启蒙和培养。因此，多少年来，他总是有心地特意寻访这位老师。然而，人事沧桑谁也说不清楚老师的确切去向。无奈，他只得委托县教育局代为查询，然而，县教育局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对50年代的乡村教师状况，知道的人已不多了。由于对他真诚寻师的感动，县教育局的同志几经查找和寻访，

终于有了答案。原来，他的老师早已离开教师队伍，而且已更换了名字，难怪教育界遍寻不着。情况是这样，老师在当时“左”的错误影响下，强迫劳教了几年，放回来后便离开了教师岗位，去外乡易地落户，老老实实当了一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农民。这位老师接到顾浩的问候信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信末的落款，他一下便想起了这个自小就天资聪颖的学生，激动得几天安静不下来，几夜睡不好觉。真没有想到，这个已经在省里当了大官的学生，竟然还记得自己这个已经成了农民的乡村教师，不，应该是被逐出教师队伍的老农民。当教师的最大欣慰，莫过于看到自己的学生建功立业有出息，到老来还能想到自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没齿难忘的桃李情。当顾浩收到老师字迹熟悉的回信时，心情也十分激动，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他十分同情老师的遭遇，但那已是时代的伤痕，他只能给对方以热情的抚慰。老师信中向他索要一张近照，他立即遵从地寄去，并一并寄去了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扉页上恭恭敬正用毛笔写上：请老师教正。他在信中告慰老师，待以后有机会回家乡，一定前往拜访老师。他十分动情地说，尽管老师现在是农民，他仍然难以忘怀老师对他的启蒙和培育之情。

读着“岂只柔肠寸断，更肝胆如焚”这样浸着泪水的祭父词，读着“最酸心，高堂犹在，儿常远游，少进家门”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相思情，你又怎能不想起这些诗句后面深藏着这世上最为难得的真情：

那年，顾浩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南通中学——一所省内的重点中学，对于乡村的孩子无疑说是中了“头名状元”。然而父亲左思右想，还是赶往学校，办了退学手续。他实在无力为孩子筹集上学的那一笔可观的学费，况且农家的孩子有了这点文化也足够了，至少可以在村里做个会计，贴补家用。顾浩是家里老大，自小十分懂事，虽有不少委屈，但还是依依不舍